

## 悸動的字母、生命的辭典—— 卡洛斯·富安蒂斯的學思歷程

2002年墨西哥小說家卡洛斯·富安蒂斯(Carlos Fuentes, 1928)以法文和西班牙文在法、西兩地同步出版一部猶如自傳的學思歷程——《我相信》(*En esto credo*)。富安蒂斯以二十六個字母排列組合，從A到Z選出四十一個單字發聲，細訴他七十四載人生歷程、智識的薰陶、閱讀的深度、以及文學創作的淬練。這四十一篇散文筆觸夾議夾敘，關懷思索從「愛」出發，<sup>1</sup>透過「友誼」、「兒女們」、「蘇黎世」等主題勾勒比較私密、個人成長歷程的始末，尤其是摯愛的妻子席薇亞，以及因病早逝的獨子卡洛斯·富安蒂斯·萊慕斯(Carlos Fuentes Lemus, 1973|1999)。富安蒂斯除了2000年以兩人合著《時間的肖像》(*Retratos en el tiempo*)紀念愛子之外，也將《我相信》獻給他。

個人生死離別傷痛的經歷之外，富安蒂斯的觸角與視野擴及墨西哥、拉丁美洲、美國、以至於全球化浪潮批靡的整個地球（「歷史」、「伊比利亞美洲」、「左派」、「墨西哥」、「政治」、「時間」、「排外」...等單元），這個涉及墨西哥被殖民與後殖民時期多元文化共融與差異的課題，以及民主發展的進程，可謂延續富安蒂斯個人長期以來寫作的主题：「時間的世紀」——以時間的刻度審視墨西哥這個現代（後殖民的墨西哥）、殖民（西班牙殖民文化）、原民史（前哥倫布時期的阿茲提克文化）獨特又揉雜混和的文化。這些論述是他從《甜橙樹》（1993）《墨西哥新契機》（1995）到《墨西哥的五個太陽》（2000）中，不斷提問與辯證有關「墨西哥性」、「文化認同」以及伊比利亞美洲兩大陸文化碰撞與衝突的問題。「尊重認同感基礎上的差異」、「在大西洋搭起一座橋樑，填補仇恨」、「我們都是唐吉訶德的侍從」是他對西語文化共融/容最深切的期許和信仰。

政治歷史議題之外，富安蒂斯在《我相信》中相信文學、電影、繪畫藝術等文化深度是一把最有利的武器，可以讓人類發揮想像的自由，捍衛思想的尊嚴，是不同國度的溝通橋樑，也是戰勝死亡與衰老的永恆真實。「電影」、「布紐爾」、「維拉斯奎茲」這些探討電影與繪畫的篇章，闡述視覺藝術在有限的框架內可以傳遞無限的時空想像，讓過去、現在與未來的歷史都在那影像中找到想像的自由與記憶。藉著思索維拉斯奎茲那幅看似永遠無限延伸，而未竟其功的名作《侍女》，富安蒂斯體認到生命歷程中死亡並非意味結束，那是一種看不見的永恆，或許也是他對熱愛繪畫的愛子保留的永恆記憶。

在眾多議題當中，無庸置疑，文學仍然是富安蒂斯持恆關注的主题，尤其是二十世紀拉丁美洲創作能量最大的小說文類。一如拉丁美洲許多作家著作闡述對世界文學的熱愛與關注，例如，《波赫士全集》裡的散文；巴加斯·尤薩的《給青年小說家的信》、帕斯的《雙重火焰》...等，富安蒂斯在《我相信》的「歷史」裡作一趟世界文學的旅行，透過「小說」單元裡以「小說贏得批判世界的權力...，給我們提出了以文字記載想像空間的可能性，而它與真實世界的關聯一點也不比故事本身要少」概括了《唐吉訶德》以降，十九世紀寫實小說，以迄於二十世紀魔幻現實小說與奇幻文學多彩繽紛的文學園地。這也是他從《小說的地理》（1994）論述裡已然勾勒的文學藍圖。小說主體從《唐吉訶德》起始，繼而述及發揚光大的巴爾扎克、托爾斯泰、湯瑪斯·曼、福克納、卡夫卡到波赫士，從歐洲到美洲，從美國文學到拉丁美洲文學；小說文類之外，特別凸顯經典的史詩《奧德賽》和戲劇泰斗莎士比亞，每個語言、每個國度各有擅長/場，富安蒂

<sup>1</sup> 西文版是從友誼（Amistad）、愛（Amor）下筆，寫至蘇黎世（Zurich）

斯將拉丁美洲輝煌的文學成績歸功於世界文學綿延傳承的豐碩成果。

《我相信》裡，富安蒂斯並未刻意追溯自己文學創作的歷程，但是借助 A 到 Z 不同語彙的文字詮釋，以及文字耙梳間，他將自己小說創作的陶養與意旨嵌入其中，在「蘇黎世」中提到扛鼎作之一《克魯茲之死》(*La muerte de Artemio Cruz*, 1962) 敘述技巧的磨練與嘗試；在「墨西哥」篇章裡述及墨西哥兩極化的民族性；另一部傑作《最透明的地區》(*La región más transparente*, 1958)，彷彿是墨西哥一面鏡子，隱然披露這個民族性的情結。如果《最透明的地區》、《克魯茲之死》是富安蒂斯 1960 年代奇幻文學的代表作，《與蘿拉·迪亞斯在一起的日子》(*Los años con Laura Díaz*, 1999) 就是世紀交替之際，寫作技巧轉換，邁向新階段的文學結晶。

富安蒂斯在《我相信》裡四度提到《與蘿拉·迪亞斯在一起的日子》(「美」、「兒女們」、「經驗」、「墨西哥」等篇章)，這部小說敘述技巧回歸寫實，依循時間順序書寫，也是富安蒂斯邁向隨心所欲不逾矩年歲後的嘔心瀝血作，更可說是與相隔三十七年的《克魯茲之死》對照互文的作品。小說在女主角蘿拉身上著墨，從她一生的歷程窺視 1910 年墨西哥革命後的興衰頹廢。小說敘述時間縱貫六十七年，從 1905 年至 1972 年。敘述者的時間是 1999 至 2000 年間，由蘿拉的曾孫和朋友講述曾祖母的故事掀開扉頁。地點從墨西哥著名城鎮委拉克魯茲(Veracruz)述起。委拉克魯茲是歐洲人進入墨西哥的傳統關口，也是墨國人民北移美利堅的出口。富安蒂斯以此帶出墨西哥歷史演進的途徑。蘿拉的一生，由許多與她交集的朋友娓娓道來，其間歷經 1910 墨西哥革命，1936—39 西班牙內戰，西、墨兩國知識份子的護衛與交流，再經 1968 年的墨國奧林匹克運動會與特拉特洛克廣場屠殺學子兩種「運動」的諷刺對比，歷史的足跡與傷痕一一展現。富安蒂斯在《阿》書中果斷地讓阿爾特米奧·克魯茲步上死亡之路，《蘿》書則充滿溫柔的期待，可也是他期待在跨世紀之際，墨西哥可以邁向新的契機。

《我相信》不僅是阿爾特米奧·克魯茲，或是蘿拉·迪亞斯眼中的墨西哥，更是富安蒂斯的墨西哥和世界，A 到 Z 涵蓋的文字美學，悸動的字母形塑富安蒂斯的學思歷程，《我相信》是爾今年已七秩有八的富安蒂斯的生命辭典，也是一個文人經歷歲月洗鍊的智慧萬花筒。